

# 共和国功勋之光

■ 剑 钧

卷。他意识到画中每位人物的功勋，理应载入新中国史册。作为时代记录者，他带着使命感，不到3个月就创作出这幅热情讴歌新中国、颇具民族气派的世纪经典油画。

当《开国大典》油画首次亮相中南海怀仁堂时，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参观了展览，并接见了董希文这位极富才华的青年画家。毛泽东两次走到油画前，仔细观赏后赞道：“是大国，是中国。”“我们的画拿到国际上去，别人是比不过我们的，因为我们有独特的民族形式。”董希文幸福地笑了。他欣慰的是自己凭借对祖国最深沉的爱，成功再现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这一庄严历史时刻。他深知这绝非普通意义的艺术创作，这是在为国家写史，这是在为民族塑像，这是在为时代铸魂。

这就是新中国开拓者的奋斗精神，这就是心系天下的家国情怀。

## 二

当董希文夜以继日地创作《开国大典》时，远在国外他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冰天雪地的朝鲜战场也迎来胜利曙光。日后很多史学家都将抗美援朝战争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国之战，为新中国赢得和平安宁的环境。而深谋远虑的毛泽东早在1950年10月，在与民主人士周世钊的谈话中有句名言：“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

70年后，一位健在的志愿军英雄、共和国勋章获得者李延年在接受新华网采访时不无感慨地说：“70年来，我们从吃不饱、穿不暖，到现在吃不完、穿不完，这些光荣、这些待遇都是牺牲流血生命的同志用生命换来的，他们是真正的英雄。”话语中，李延年不以英雄自居。这也正是老英雄的可贵之处。他身上展现出的共和国功勋之光及其强大的人格魅力，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的精神力量。

1951年3月，李延年所在的志愿军第47军140师人朝作战7个月后，他作为第418团3营7连指导员，在朔宁以东地区防御作战中经历了从军以来最惨烈的血战。以“黑山阻击战”闻名的第47军，与美军骑兵第1师进行了生死对决。10月8日，3营奉命夺回失守的346.6高地。他回忆：“我们接到命令执行强攻时，已经有两个营在敌人炮火猛烈轰击下伤亡惨重，但我们没有退缩。”一夜激战到次日拂晓，3营夺回了346.6高地主峰在内的五个山头，也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弹药几乎打光，人员伤亡很大，电台被炸毁，与上级联络也中断了。

随后美军凭借远程炮火和空中火力支援，发起一轮又一轮进攻。李延年和战友靠在战斗空隙捡拾丢弃的武器弹药将敌人一次又一次打下去。到9日下午，在营连干部所剩无几的危急关头，李延年主动将四个连的干部召集到一块，协调组织作战，进行阵前宣

誓以鼓舞士气。他冒着炮火奔走在各个阵地，用出色的思想政治工作，硬是让陷于绝境中的3营官兵攥成了一只铁拳，压住了阵脚。他说：“当时我心里想，要为祖国为人民立功，我不怕死。”之后，他又率领3营仅存的百余名官兵与美军展开殊死搏杀，打退多次反扑，为维持第47军战线的稳定建了奇功。战后，李延年被志愿军总部授予“一级英雄”称号、记特等功一次，并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自由独立二级勋章、三级国旗勋章。

李延年离休后，将自己荣获的大部分证书和勋章分别捐献给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和广西军区史馆，对自己的赫赫功勋却闭口不谈。他坦诚地说：“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作为一名战士，战场上要惊天动地，退下来了就要甘于平淡。战士打胜仗是应该的，这些功劳是属于那些流血牺牲的革命先烈和人民群众的……所以我把这些荣誉都归还给他们，这也是他们应得的荣誉。”

心系“国之大者”，有功而不自傲，这就是李延年年身上闪烁的功勋之光。离休后，李延年依旧是“最美奋斗者”。在家里，他是好丈夫，每天买菜做饭，忙里忙外，其乐融融；在干休所，他是热心肠，为干休所栽花养草，服务邻里，乐此不疲。晚年的李延年看上去如此普通，走到大街上，也鲜有人会认出他就是共和国勋章的获得者，但他人生散发出的光彩却照亮了这个世界，感动了每一个人。

## 三

我写此文时，恰逢神舟十三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了首次出舱活动。在电视新闻中，我看到航天员翟志刚和王亚平先后出舱的画面。他们身着新一代“飞天”舱外航天服，英姿勃勃，自信自强，尽显新时代中国人风范。视频中我听到翟志刚说：“我已出舱，感觉良好！”随后王亚平说：“我一会儿出舱，感觉良好！”就在那一刻，我被深深感动了。

这是翟志刚时隔13年后再次出舱活动，王亚平也继2013年遨游太空后，成为中国首位出舱活动的女航天员。他们的英雄壮举，足以作为人类文明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新中国的风风雨雨，记录着开拓者的艰辛；新中国的轰轰烈烈，书写着创业者的辉煌。航天员身后屹立着一个强大的祖国，送他们飞上太空的是无数航天科技人的双手擎举。我想到他们中那位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两弹一星”元勋孙家栋。

在他记忆中，最值得回味的莫过于留苏期间有幸聆听毛泽东接见留学生代表时讲的那席话：“世界是你们，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当时，28岁的孙

家栋在苏联已留学7年。一年后，他带着留苏学生最高荣誉的斯大林金质奖章回到祖国。转眼一个甲子，孙家栋没有辜负期望，成为共和国最年轻的“两弹一星”元勋。他领导研制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第一颗静止轨道试验通信卫星……创造了我国航天史上一个又一个第一次。他的信条是：“国家需要，我就去做。”

为此，他7年学航发，40多年放卫星。2003年，古稀之年的他又承担起中国探月工程的重担，成为最年老的卫星工程总设计师。3年后，“嫦娥一号”一鸣冲天，飞向深空38万公里外的月球，终于圆了中华民族千年奔月的梦想。当所有人都在欢呼雀跃时，孙家栋却背过身子默默地抹起眼泪：“像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啊，多少还赶上了点旧社会的尾巴，那时候小，听大人们说话，抽烟叫洋烟，火柴叫洋火，上海的人力车叫洋车，很多东西的名字都带‘洋’字。嫦娥一号月球探测器成功了……老人们讲的这个‘洋’那个‘洋’的时代，终于过去了。”

为了这一天，新中国几代人薪火相传，无私无悔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和最宝贵的年华。当年有人问邓稼先，研制“两弹”成功后拿多少奖金？他坦言说：“奖金20元。原子弹10元，氢弹10元。”孙家栋也有过这样的往事，有记者问：“您当时作为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总设计师，有多少奖金？”领奖奖金当时是什么心情？”孙家栋说：“我们就是一心一意、一门心思搞航天，谁还有工夫想奖金的事？”

这就是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的胸襟。为让中国航天的触角能够伸向更遥远的太空，他说自己就是在以钱学森、任新民、屠守锷、黄纬禄、梁守槃等为代表的老科学家和一批身经百战的老革命带领下成长起来的。在他眼里，第一代航天人开启了中国航天的艰辛探索之路，孕育了伟大的航天精神。这一精神必将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而今，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的古老大地，正在进行着人类史上从未有过的最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之舟，从来也没像今天这样接近彼岸。在华夏大地上，为新中国成立和建设而献身的功臣，他们的生命将为奉献与奋斗而不朽，他们的功勋之光将永远闪耀。他们是群星，是英雄，是楷模，更是贴近我们生活、抚慰我们心灵、激励我们斗志的最亲近的人。让我们记住他们的名字吧：于敏、申纪兰、孙家栋、李延年、张富清、袁隆平、黄旭华、屠呦呦、钟南山……这一个一个名字已然成为忠诚、力量与智慧的象征。他们像一面迎风招展的旗帜，承续先贤的精气神，在我们心中默默跃动着，带着泥土的气息，散发着花朵的馨香，永不磨灭。功勋卓著的他们，是中华民族真正的脊梁……

标题书法：高 昆

了他……

改革开放后，人民生活明显改善。春秋收获有小型机械，做饭有液化气，乡亲们“灰头土脸”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旧军装不是稀罕物了。妻子笑我：“你这‘运输大队长’当到头了。”我也笑着感慨：军装穿在身，一世未了情。

虽然退休了，但“军装情”还在。每到盛夏，我和妻子都会把一件件旧军装晒到阳台上，晒的是军装，也是暖暖的回忆。



春山远(丙稀画) 陈 鹏作

# 长 征

第5317期



## 记 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 1

凤凰山下，一条暖河穿过的县城便是凤城市。这里奇山相依，丽水为伴，使得这辽辽东县城有了江南般的灵秀。

我入伍时所在部队驻地虽属凤城市所辖，但因时局和保密要求，部队营地多因“藏”的背景而选择了山沟。一些营连所在的沟沟岭岭在军事地图上，常被标注为“某某高地”。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烟囱便随着营盘的悄然奠基而向阳生长，几乎与营盘同龄。

寻访老营盘，随时可见一尊尊烟囱。芳华过后，它们仍然坚定地站在那里。我把军营里的烟囱称之为“尊”，是想表达我内心对它们的尊崇。在军人情感世界里，那一个个直向云端的烟囱是另一种图腾。这些钢筋、红砖垒砌起来的军营里的烟囱，曾经尽情燃烧着我们的青春，并把我们都变成了一团火焰，在每一个岗位上发光发热。

烟囱有高有低，有胖有瘦，有大有小。这一尊尊烟囱，在许多年里，常常从胸腔里喷出一团团白烟，笑着看我们军旅生涯中的过往。我们那批新兵多数从农村入伍，在大炕上出生，在大炕上长大。新兵班的大炕不叫炕，班长说是通铺。通铺确实不是炕，它取暖靠火墙，老兵称它为“地火龙”。每班10人，自行取暖。头几天，班长给我们示范怎样点火，何时加煤块，煤坯子怎么用。计划经济体制下，每个班分到的煤也是计划着来的，根本不够烧。操课过后，我们要到山上捡树根、树干、树枝，用军用背包绳捆扎，或背或扛回运。山高林密，迷失方向的时候，我们就站在高处找烟囱，那是最好的坐标和参照物。

新兵集训过了一段时间。一天凌晨，我们突然被一阵急促的哨声惊醒，迷迷糊糊中听见班长喊：“紧急集合！”

月亮还挂在空中，地上泛着一层白霜。几分钟过后，我们班新兵狼狽地站成横队，班长的手指头像金扁笔描写的“六脉神剑”，隔空虚点，罡风纵横，荡得我们几乎站不住脚。

“你们看看，有几个班的烟囱冒烟了？”

“你们再看看，咱们班的烟囱里冒的是什么烟？”

大家东瞅瞅西看看，有五六个班的烟囱在月光下冒着浓浓的白烟，而我们班里的烟囱飘的却是几缕黑烟。我们都耷拉下脑袋，不敢看班长。

“你们都抬起头来！”

“我们是连队的一班，一班是连队标兵班。你们是一班的兵，就要站排头、当标兵！”

班长喷溅的吐沫星子，在那个寒冷的冬天，凝成了一道道白霜。

那一幕，我从未忘怀。后来，我想我们的集体观念、荣誉意识和勇站排头的作风大概是从那时产生火苗并燃烧起来的。

## 2

我们连队炊事班比班排宿舍的地势高些，有时在去饭堂的路上操练正步，身子容易往后仰，必须掌握好重心。

晨起早操时，我们在队列中的眼光常爱往炊事班的烟囱上瞟，看炊烟袅袅升起，训练就有了力量和劲头。尽管那时伙食并不好，咸菜太咸，猪肉炖酸菜里常常只见菜不见肉。堆在饭堂墙角的萝卜，猪也拱、牛也啃，但炖熟后我们依然吃得挺香。十八九岁的年龄，正是长身子的時候，训练又比较紧张，肚子常常咕咕噜噜响，能够吃饱是我们最基本的身体需求。

“华丰”牌方便面是我们那时的奢侈品。我当兵时不知道有能干吃、泡着吃、煮着吃的方便面。后来的许多年，我都“报复式”地吃方便面，总结出自己独特的“方便面经”，以至于我再吃方便面时常常不自觉地干呕。而当时，对于别人吃方便面，我只能多看几眼炊事班

# 缕缕长烟入云端

■ 晓 笛

的烟囱冒烟，用意想来压压“馋虫”。

有过新兵生活的都明白“帮厨”的意思，一个是按班级序列“出公差”帮炊事班干点杂活，另一个是通过帮厨赢得炊事班班长好感，间接地混点“小灶”，从炖菜的大锅里“捞”块薄如刀片的肉片解解馋。所以，我在帮厨的时候总是使劲表现，夸张地往灶膛里添木柴，烟囱里不时蹿出一团团火焰。

“要想吃得好，就写表扬稿。”班长对我这样暗示。我心领神会，发挥特长，三天两头写封表扬稿，用铅笔抄在板上，夸得炊事班几个老兵都说：“你可别写了！”仿佛有了默契，几个老兵常常点名让我去帮厨，给我留点好吃的。肚子饱了，我的身子骨发出嘎巴嘎巴拔节的脆响。

## 3

营区里最高的烟囱当属浴池。

我入伍的时候是冬天，到达营房的时候是黑天，只见干打垒的石头房里的灯火，不见烟囱。第二天早上列队的时候，我才发现那耸立得最高的烟囱，却不知道它是干啥的。

一个星期天，连队早餐列队前，它突然开始喷出连绵的白烟。值班班长在队前列，宣布当天集体洗澡的时间。

连长、指导员和几位排长、班长在浴池里褪去了训练时一脸严肃。等我们身体泡得发红了，干部和老兵给新兵搓背，搓得我们后背到一颗心都红了。从那天开始，我不再“怕”他们了，代之的是“敬”。这种敬，一直伴随我走过30多年的军旅人生。

新兵集训即将结束时，我们驻守在山沟里的两个营组织新兵徒步行军，到远在10多公里外的团部大院进行会操，接受军事训练成果考核。我发现，团部机关的烟囱比我们营连的烟囱高，在检阅台上检阅方队的团长、政委的个头好像和烟囱一样高。我们拔直了身子，正步行进的脚步把沙石混合的操场砸出一个一个坑，荡起一路烟尘。

那年，我作为预提班长被选送到师宣传科学习，师部在县城。新闻报道组和师长办公室的门对着，走廊的尽头是一扇窗，从窗户向外望去，清晰可见团部大院里高耸的烟囱。烟囱下面两座连着的平房，是警卫连和通信连。烟囱下的锅炉房里，每天定时为机关烧开水。第一次去打开水，我遇见两个女兵。这是我在电影、小说之外，第一次见到真实的女兵。我感觉烟囱在沉稳之余，突然有了青春的另一种气息。

后来我离开师部，告别了那一尊尊高耸入云的烟囱，进了省城机关。烟囱虽然少见了，曾与烟囱相伴的一个个故事依然鲜活。许许多多的光阴里，我常把军营中烟囱的故事讲给自己一听一听，把命运的褶皱熨一熨，面向阳光微笑前行。



## 感 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咱当兵的人有啥不一样，只因为我们都穿着朴实的军装。”每听到这首熟悉的军歌，我这个穿了35年军装的老兵，就禁不住心头发热，一幕幕往事闪现在眼前。

从我记事起，脑海中的彩色影像是家里土墙上的抗美援朝宣传画。画上的志愿军战士手握钢枪、英姿勃发，棉军衣上的线条格外醒目。

在“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歌声中，堂兄李国柱参军入朝作战。不久，阵地遭敌机轰炸，堂兄不幸牺牲。寒夜里，我母亲陪着失去爱子的大娘，祭奠我的堂兄国柱。她哽咽撕心裂肺的哭声，似重锤敲击我稚嫩的心房，一种报国情怀就此萌芽。

我有幸和雷锋生活在一个城市。雷锋牺牲，我们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悼念这位伟大的战士。我最难忘的是雷锋一身戎装、手握冲锋枪的形象。我心想，长大了也要像雷锋那样穿上军装，当一名解放军战士。

那时，随着取消军衔制，崭新的65式军装问世。新颖的草绿色，加上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成了最具时代特色的服饰。我当时读高中，一天，趁学校文艺宣传队人员午休之机，我偷偷穿上人家的军装演出服，模仿军人

立正、稍息、齐步走，心里美滋滋的，愈发盼望能早日穿上绿军装。

1968年冬季，边境作战燃起硝烟，备战气氛浓烈。我毅然报名参军，实现了穿军装的梦想。

在那个年代，小伙子一旦穿上军装，就仿佛身价倍增。我被批准入伍的第二天，大姑妈就领着婆家的侄女翻山越岭上门求婚，弄得我极其狼狈。

后来父亲写信说，自打我参军后，村里一位小学女教师经常到家里嘘寒问暖。我第一次休假回家，去村头小河边洗衣服，突然一双白皙柔软的手夺去衣服洗了起来，正是那位女教师。尽管她一再表白，我却不能接受她的爱慕。

当我真正选择自己的伴侣时，也是军装发挥了决定作用。在毗邻城市的一个矿山机关，有一位品貌出众的姑娘，师傅们纷纷给她介绍对象，男方条件都很优越，可她一律谢绝。当时她心里已确立了择偶原则：非军人不嫁。师傅们好言相劝：“找军人可要吃尽两地分居的苦头，图个啥？”她回答：“我最敬佩的是军人，就想找个穿军装的丈夫相伴一生。”后来的经历验证了她的誓言。1974

